

# 娘心如晖

□唐雪元



我总想写有关母亲的文字，可总是提起笔不知道如何下手。我的母亲谈不上心灵手巧，谈不上知书达礼，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，一个真正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一样坚韧顽强的女人。

那天做了一个噩梦：梦见母亲去世了，我悲痛不已，向天祷告，哭诉母亲辛劳一生，抚子女成人，清福未享而去，愿将自己十年阳寿以换母生！然后，在梦中哭醒，再无睡意，记忆中的母亲呼啸而出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全是她的担当与付出，她的舍得与无私。

犹记1991年9月，父亲撒手西去。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天崩地裂胜过大厦倾。大姐初为人妻，哥哥和我皆在学堂。一家生计，难堪重负！

最难忘，娘儿仨半夜起来割水稻，半夜起来抢收黄豆，三伏天吃完午饭就顶着烈日去干农活儿。那些年，为了供我和哥哥读书，母亲承包了几十亩田地耕种，那时候没有机械化，全部需要肩挑手扛。母亲插秧、割禾、撒种是一把好手，一个人一天能插一亩田的秧苗，一直低头劳作不停歇。

最难忘，那一年因读高三的哥哥一句“娘，我们好久没有吃肉了”，母亲含泪将自己的一头乌黑长发换来皱巴巴的20元人民币，继而换来锅里香喷喷的红烧肉。从此，短发造型伴她至今。

最难忘，低矮破旧的房内，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兄弟二人团坐于床边，发黄的书页旁，跳动着



上下翻飞的针线，噼啪作响的炉灶里飘出扑鼻的红苕香……

高尔基说：没有太阳，花朵不会开放，没有母亲，就不会有诗人和英雄。而今，我有幸忝身作家队伍，哥哥也成为了工程师，这于母亲而言是莫大的骄傲和荣耀，而在我的脑海里，那年的两个耳光仍感生疼，话语仍萦绕在耳边……

那是“双抢”时节一个雷雨将要来临的日子，刚好正读高中的哥哥休周末，母亲便充分利用一家人的劳力。清晨三四点起床，怀揣干粮，娘儿仨马不停蹄地割稻，割完后，又分秒必争地踩打谷机脱粒装袋。忙碌到晚上11点多了，当我们又饥又渴又累终于将19袋毛谷扛到路边，还要借来鸡公车把谷子一袋袋运回家。

等装到第15袋时，哥哥和我再也站不起来了，瘫在地上。也是疲惫不堪的母亲见状，有气无力地喊我们起来，继续将剩下的谷子拉回家。哥哥摸着红肿的肩膀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我却没有反应。不想，一向和蔼的母亲发疯一样冲过来，对着我就是两记重重的耳光。打后，母亲哭着吼

道：“不好生读书，不攒劲儿努力，没有出息和本事，就注定要干一辈子的苦力！”

母亲的耳光和哭吼，打醒和哭醒了我们兄弟俩的血性，我像狗儿一样爬起，奋力拉着沉重的鸡公车往自家方向一点点前行，而母亲这两记耳光，也激励着我和哥哥在今后的人生中从不懈怠，奋力前行！

1996年的冬天，怀揣一支钢笔，我入伍参军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军营。当兵在外，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少得可怜。为了不让我牵挂，母亲从来是报喜不报忧。有一次母亲插秧时热得呕吐，差点中暑晕倒在水田。这些母亲都没提过，还是后来村中的发小儿无意中讲起，让我懊悔不已。

每次我回家，母亲都笑得合不拢嘴，也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不忍心仔细端详那过早苍老的脸，心底埋怨岁月风霜太无情。有次带母亲上街，她喃喃自语，我怎么比同龄的城里人老那么多。

母亲也是爱美的，母亲也是年轻过的，只是为了儿女，她的青春在田野里劳作绽放。

如今，我带着母亲赐予的力量感恩前行，即使再苦、再难、再累，也不会停下脚步，因为我不想辜负母亲的教诲和付出。

娘心如晖，如沐儿心。祝天下母亲幸福平安！

# 我的时光 你的白发

□徐光惠

母亲独自住在另一个城市，由于年事已高，不再喜欢走动。前几日，老家亲戚生病住院了，母亲赶回来探望，我便留她在家中住了几天。

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不是帮着做饭就是收拾屋子，担心她身体吃不消让她别做，她却说：“你们上班忙，我反正也闲着没事。”没办法，只好由着她。有时去书房忙事情，留下她一个人看电视，等我从书房里出来时，母亲已在沙发上低头打起了盹儿。

住了没几天，母亲执意要回去，实在拗不过她，便收拾行李送母亲去车站。那天，我和母亲走在路上，一阵风吹来，树上飘下一片叶子落在母亲头上。我用手拿开那片树叶，为母亲整理头发的刹那，赫然发觉母亲的头发竟白了好多，几根白发滑落，缠绕在我的指缝间。

我打量母亲，从前比我还高一头的母亲，如今变得如此瘦弱、矮小，走路蹒跚，脸上布满皱纹，尤其是那满头稀疏而干枯的白发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记忆中，家里有一张黑白照片，是母亲当姑娘时照的，照片上的母亲一张年轻的脸庞，略带几分青涩，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，清秀漂亮。听外婆说，那时没有洗发液，爱美的母亲找来皂角兑在水里当洗发液，再忙再累也要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。而当母亲和父亲结婚后生下哥哥姐姐，因长辫子梳洗比较麻烦耽误时间，才狠心剪去了一头长发。

母亲只有小学文化，不识几个字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做事利索。父亲在外地上班，全家八口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远远不够，母亲就四处打零工。先是在一家铁厂上班，锤煤、拉煤渣，活儿又苦又累，每天回来都弄得一身一脸的煤屑，但母亲从没喊过一声累。

后来铁厂关了，母亲又在离家不远的公路边开了一家小卖部。小卖部地方不大，冬冷夏热。母亲每隔半月就要出一趟远门，到邻县进货。那时交通不便，每天只有一班车，母亲天不亮就得出门，走四十分钟的路去车站。有时忙于进货、赶路，连饭也顾不上吃，啃一个冷馒头填饱肚子，然后背着几十斤重的货物再走40分钟回家，等母亲筋疲力尽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尽了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奶奶突然中风瘫痪在床，母亲要照顾我们几姊妹，还要服侍奶奶，忙得像上紧了发条的钟，每天起早贪黑，默默支撑着这个家。等我们长大成人，各自有了自己的家，母亲又开始帮着带孩子，操心这，操心那，上紧了的发条就从没有松下来的时候。

现在，母亲老了，岁月将母亲的一根根头发慢慢地染白了。仔细想想，有多长时间，甚至是多少年，我何曾这样近距离地留意过母亲的头发？这么多年，又何曾抽出多少时间回家陪母亲好好吃顿饭，静静地聊聊天？

母亲那一丝丝白发，是岁月的积累，是生命的色彩，对家庭、对子女的爱，都缠绕在母亲的青丝白发间。看着母亲被风吹乱的白发，摩挲着母亲粗糙的手掌，我内心震颤，除了给母亲一头白发，我还给了您什么啊？

车开动了，我伫立在风中，泪已潸然。

# 文学大师背后的母亲

□刘小兵

母亲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人，她们用温柔、包容撑起了一个家，用关爱、体贴哺育着儿女，用最温暖的阳光，让儿女们在风雨中茁壮成长。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，许多作家从小就深受母亲的影响。正是母亲们悉心的关怀和教育，让他们逐步成长为各具鲜明个性的文学大师。

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大文豪、大学者，除了他自己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之外，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，尤其其他的母亲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。郭沫若的母亲曾是官府人家的小姐，嗜爱文学，喜欢背诵诗词，资质甚高。她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，郭沫若从小就喜欢吟诗做诗，和母亲有着直接的联系，并引导他走向了之后的文学道路。所以郭沫若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天才，一开始对

文学兴趣的培养，就是源于母亲。他说：“我们兄弟姐妹们的家庭教育全是受我母亲之赐……假使我也算得个诗人，那这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。”郭沫若骨子里激昂、狂飙突进的浪漫情怀，以及诗歌中对女性、凤凰以及祖国热烈的赞颂，都和母亲温柔大方、娴雅成熟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母亲是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，母亲的启蒙教育，终使郭沫若成长为一代文学宗师。

老舍出生时，家道已经中落，全家人的生活困窘不堪，常常就只能吃菜叶子泡在糊糊里，再加些玉米面子充饥。然而老舍

的母亲却坚强地把整个家举过了头顶。她是个地道的庄稼人，勤劳朴实，对别人的请求总是尽力帮忙，讲义气又很有骨气。父亲的过早去世、内战、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，全部要由他的母亲一人承担起来。母亲的处世平和敦厚，绝对不会硬碰硬，游刃有余，但又不失掉气节。她总是以和为贵，商量着来。这种性格对以后老舍做人方面影响很大。因为母亲那坚韧不屈的性格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里，母亲的言传身教，为我们造就了一个朴素、正直的人民艺术家。

茅盾的母亲是对茅盾影响最大一个人，从小就接触了一些

古典文学的常识，性格坚毅、有远见。14岁时当家，把家业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她有新的思想，经常读书看报，喜欢小说，到老年了还是这样。家里人都让茅盾去考科举，母亲很有主见，顶住压力，用微薄的积蓄坚持把茅盾和弟弟送进新式学堂，家里即使再困难，也供着兄弟两个把学上完。茅盾10岁时，父亲去世，给茅盾的母亲留下了遗言，要他一定学理工科，振兴国家。后来茅盾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文科，母亲没有反对，说：“你父亲让你学理工，是为了振兴国家，今天你要学文，也是为了振兴国家，目的是一样的。不能重理轻文，你

考文科，我支持你。”茅盾曾说，“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”，也正是因为母亲的长远见地，才让茅盾避免了走老套的学究之路，使他接触了新思想、新观念，成为文学史中极具特色的一位大师。

敦厚、善良的母爱让三位文学大师不约而同走上了文学道路，并让他们在一生的创作实践中受益匪浅。纵观三位大师所取得的非凡艺术成就，除了天分和后天努力之外，三位母亲独具慧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家教，实在是功不可没。

# 书海掠影

